

# 用声音编织时光

## ——记退休老师万以慧和她的读心朗诵艺术团

□赖加福/文 薛广成/图

一个晴朗的春日,明媚的阳光给章贡区图书馆涂上了一层动人的釉彩。三楼的会议厅传出了阵阵诵读诗词的声音,“背起行囊跃上骏马,向春天出发……”这是读心朗诵艺术团的第七十六次活动。窗外的麻雀时而停下叽叽喳喳的喧闹,仿佛在侧耳聆听。

两个多小时里,诵读声在空气里交织升温。基础学习、文学欣赏、打卡诵读、每期一歌,就是四道精致的“茶点”,被这群银发老人细细品味。一场活动下来,他们如沐春风,眉梢挂满笑意,眼眸闪烁亮光。六年来,这群老年人聚在一起,用声音编织时光,活出了不一样的晚年——而这,正是团长万以慧创立艺术团的初衷。

### 一

1963年出生的万以慧,退休前是赣州市第四中学的高中英语教师,兴趣爱好是朗读古典诗词。50岁那年,她偶然认识了一位来自哈尔滨的老师,在学校教了半辈子ABC的她,竟然像小学生般虚心地向这位老师学起了标准的普通话诵读,几年下来,终于字正腔圆。

2018年退休后,万以慧有了大把的空余时间,便琢磨着把那些热爱朗诵的老伙伴们组织起来一起活动。几个好朋友听了一拍即合——读心朗诵艺术团就这样诞生了。志同道合的他们,决心以朗诵为乐,向快乐出发。

### 二

万事开头难。艺术团起初没有固定的场所,团员们活动就像打游击,今天某个艺术街区,明天公园凉亭,不方便是自然的,遇上刮风下雨的恶劣天气,根本没办法开展活动。正当万以慧为此焦虑时,章贡区图书馆邀请她去帮忙主持一次读书会。读书会结束后,万以慧和馆长聊起了自己的烦恼,对方当即表示:“你们来图书馆会议室吧,朗诵与读书,都是文化的事,不冲突。”从此,他们这群爱朗诵的老人,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“家”。

民间团体没有经费,是最现实的困难。有人建议:“向团员多少收取点费用吧,别的团体都这样做。”万以慧却觉得不行,“读心”创办之初就定下了规矩:分文不取,公益到底。可团里活动免不了要购买音响、印资料、添设备,费用怎么办?万以慧悄悄地拿自



团员们在古装诵读表演。

己的退休金垫上。老伴刚开始很不理解:“退休了比上班还忙,又出钱又出力,图什么?”万以慧听了,不由得翻看着手机里朗诵团的张张照片,团员们朗诵时那发光的脸上,写着快乐,写着自信——多么美好快乐

的时光!之后不久,万以慧生病住院了。几十名团友得知后,相约来看她,把小小的病房挤得满满当当。还有热心的老姐妹特地端来了精心煲制的营养汤。那一刻,万以慧眼眶湿润,内心汹涌,这份温暖的情谊,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!从那以后,老伴理解了“读心”的存在对万以慧的意义,再也没提过“少操心”。

主动为团里出力的有心人远不止万以慧一个。有团员看见音响设备没电了,便一次性买上四五块电池;夏天,有团员给大伙拎上一箱纯净水,有的则买来几个西瓜解渴消暑……团员王丹说:“在朗诵团,声音变美了,心更加敞亮了。爱这东西,真的会传染。”

### 三

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挑战,读心朗诵艺术团从最初的8个人,发展到如今的107名团员,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在这里找到了快乐,领悟到了晚年生活

的意义。

周岚在团里待了两年,对此她深有体会:“朗诵这门高雅的艺术,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有滋有味,每一天都充实快乐。”余丽曾经也是一名中学语文老师,入团5年,如今是团里的点评老师。爱人说她像换了个人:“性格开朗了,人也更自信了,七十多岁的人,看起来像年轻了十岁。”丫丫老师开始进团时很不自信,连舞台都不敢上,如今,她的普通话非常标准,团里的活动都积极参加;爱星老师原先一口浓重的宁都腔,在老师们的指点下一点一点褪去,嗓音悦耳动听,每次上台都落落大方……像这样的例子,在团里不胜枚举。每一个名字背后,都有一段被声音焐热的时光,都有一个变得更好的自己。

6年来,万以慧和她的读心朗诵艺术团,走进三康庙养老院慰问演出,参加赣州市人防宣传活动,协助各社区主持活动,下到各县乡宣讲红色故事……用声音将快乐传递给了更多的人。

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,AI拟人的声音日益普遍,而这样一群老年人,仍旧坚守着用质朴的原声传递情感,快乐自己,温暖他人。

## 老有所乐

走丢。父亲因病住院治疗数次,身体虚弱,出院外出溜达时,母亲定会挽着父亲的手臂,生怕他跌倒。

有一年冬天,母亲洗澡时在卫生间摔了一跤,造成右腿髌骨骨折,动了手术,住院多日。其时,父亲大病初愈,行走不便。母亲住着院,还每天絮絮叨叨询问父亲的情况,在家的父亲则不断打探母亲手术康复的情况。我们做儿女的,了解父母的心思,明了二老彼此的牵挂,于是,便选了个天气晴朗的日子,把父亲带到离家不远的文化广场,又借了辆轮椅推着母亲过来,让分别数日的父母相会。他俩颤抖着紧握双手,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

年事已高,疾病缠身的母亲在县城长时间住院治疗仍不见好转。在母亲的反复恳求下,我们几兄妹征得父亲同意,含泪把母亲送回乡下。几天后,母亲辞世,父亲坐在母亲的遗体旁,长久不起,无语凝噎。

仅半年后,父亲随母亲而去。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,依旧相伴,恩爱甜蜜。

## 父母爱情

□廖安生

### 老有所忆

在我父亲之前,奶奶曾生过6个男孩,均夭折。父亲出生后,奶奶依旁人所言,请奶妈把父亲抱开喂养,但她先后请了12个奶妈,直到外婆这里,才发现父亲终于不闹腾了,能安静地吃奶。于是,几经协商,外婆将母亲抱给奶奶喂养,两家互相换养小孩,后来又商议让父母结下了娃娃亲。

父亲小学毕业后,参加了宁都师范的入学考试,又参加了宁都中学招生考试,均被录取。但他想到乡下的爷爷奶奶和母亲,毅然作出了读宁都师范的选择。

在父亲读宁都师范的第二年,年逾五十的爷爷染

上了肺病。在老人的催促下,父母匆忙结婚了。父亲18岁那年,我大姐出生。父亲毕业前夕,向班主任申请留在本县工作,毕业后,便分回了家乡黄陂工作。

在我的记忆中,父母相敬如宾,相互关爱,从没有红过脸,吵过口。母亲共生育四男三女,在生我小妹时,还大出血,险些丧命。随着母亲年长,听力渐渐减弱,以至后来完全失聪,父亲不离不弃,常教导我们儿女要念及母亲的生育之苦,好好孝敬母亲。父亲工资微薄,为维持一家生计,常在周末、节假日劳作,不是上山砍柴就是开荒种地。母亲总是对着我们夸赞父亲——虽是领口粮的读书人,却像庄稼人一样吃苦耐劳。

父母晚年更是形影不离。行至县城的街上,父亲总会牵着母亲的手,害怕没文化又耳背的她

## 母亲的春之美食

□黄渺新

春去春又来,它不仅带来了美好的春光,也带来了美味的吃食。

初春的田野,阳光与雨水滋养了一种不起眼的草,其学名叫鼠曲草,我老家人称它为艾。把它们采回家,剔除老叶、老茎和杂质,洗净后入锅加入草木灰水煮,煮熟煮烂后捞起来,掺入适量米粉搅拌均匀并揉成团,再揪成一个个大小一致的剂子,搓圆压扁,包入各种馅料,做成元宝状或三角形的米果,就成了一道独特的时令美食。

小时候每到春天,我们全家便会倾巢出动,去田

野上摘艾,然后一家人围绕一只大簸箕,团团围坐其乐融融做艾米果。后来,我们一家进城,艾留在了故乡的田野上。尽管如此,母亲依然延续老家习俗,每年春天都要做一次艾米果,谓之“食青”,并说:“春食了青,越活越年轻。”所用的艾当然是另一种艾,它叫艾蒿,又叫蕪艾,具有特殊香气,质地比鼠曲草粗糙些,城里人在其嫩时,会采来做艾米果。而在我们家,人们从不艾蒿做艾米果,只在端午节时把茁壮的艾蒿割来插门框上,秋天则把它们砍来当柴烧。起初,母亲聊胜于无才用艾蒿代替鼠曲草做艾米果,

后来我们却喜欢上了其独特的风味。

其实,做艾米果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为了享受美食,而是为了享受做艾米果的乐趣。比如,母亲在公园、江滨、路畔寻寻觅觅,并不只是寻找艾蒿,也在寻找一份美好的回忆。她低头弯腰采摘艾蒿,也在采摘片片春光。而买的艾米果除了满足口腹之欲,哪有这份乐趣?

上午出门半天,母亲喜笑颜开地摘得满满一袋鲜嫩的艾蒿回来。吃过午饭,母亲也不休息,又提起袋子出门,仍去摘艾。我已经理解母亲摘艾的兴致,没有出言拦阻。我想,母亲徘徊公园,漫步江滨,流连草地,吹着清爽的春风,沐浴煦暖的阳光,呼吸清新的空气,与满目生机相伴,既能活动筋骨,又能愉悦身心,对健康的确实大有裨益。她又为人随和,喜欢和遇到的人攀谈,既能享受春天的美好,又能感受人间的和谐。

两三个大晴天,母亲摘回来的艾蒿已堆成小山状,足可做一次艾米果了。母亲去超市买回米粉,然后择艾、洗艾、煮艾,掺入米粉中揉成团,揪成剂子搓圆,压扁,包入精心炒制的腌菜、腊肉丁等馅料,做成一个个艾米果,再上锅用旺火蒸。

我在书房写作,刚写完一篇小文,就听到母亲在厨房喊我吃艾米果。我欣然出去,只见一笼米果刚出锅,一个个蒸熟的艾米果绿油油的,看着让人赏心悦目,食指大动。

我用筷子夹起一个,一口咬下去,满嘴软糯清香,内心无比舒坦。

## 念亲恩



AI制图

## 我的办报时光

□明心平

在我的职业生涯中,有一段经历让我刻骨铭心,那是一段与一份报纸紧密相连的时光,它承载着我的梦想、欢笑与泪水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起初分配在赣南采茶剧团当编剧,几个月后,被借用到当时的赣州地区文化局搞职称评定,又过了大半年,奉命负责创办《赣南文化报》。

该报面向全地区文化系统发行,发行量约1000份;共四个版面,第一版是新闻,第二版是综合报道,第三版是文化理论,第四版是副刊;为半月刊,每月一日、十五日各出一期,从1988年5月15日创刊第一期,至1992年6月1日出完最后一期刊,一共出刊九十八期。编辑部只有我和另一名同事两人,我们既要选稿、改稿,又要画版、校对,还要回复读者来信、寄样报、填写稿费单,有时还要亲自去采访,每天虽然忙个不停,却充满了干劲。

那时的来稿质量良莠不齐,为此,我们组建了通讯员队伍,举办了数期培训班,既调动了通讯员的积极性,也大大提升了他们的写稿水平。我们编发了一大批有新意、有特色的高质量文学稿件,给赣州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,吸引了一大批文学爱好者。

报纸印出来后,要先打成捆,我们再用自行车把捆好的报纸运回办公室。每次,我都要急切地打开包着的牛皮纸,把头埋在报纸堆里,陶醉在阵阵油墨香中。

遗憾的是,1992年6月,因公经费紧张,局里砍掉了这份报纸。我闻讯后顿觉一身无力,一个人躲在家中痛哭了一场。不办报纸,很长一段时间我好像丢了魂似的,找不到做事的着力点。此后,我转换了五六个单位,担任过不同职务,最怀念的还是编报纸的经历。若遇到有人叫我“明老师”,我就知道,他(她)不是《赣南文化报》的通讯员就是该报的读者,这一声老师是对我那段编辑生涯的最大褒奖。

## 我的母亲

□唐进昌

母亲的皱纹里,藏着半个世纪的风。

我总觉得,母亲的人生是从福建武平的山坳里,被大舅用一担粉丝担子挑到江西来的。

20世纪60年代初,赣闽交界的山路还没铺水泥,泥土裹着碎石子,班车只能在路上颠簸,像蜗牛一样爬行。大舅脑子活,手更巧,有一门做粉丝的手艺——选当年的山羊粉,经过多道工序,切成丝,犹如北方面条。当时,每家每户都粮食少,但是可以种一些红薯、山芋等杂粮来补充。于是大伙就请大舅从武平来我们安远版石加工粉丝,加工好后,晒干储存,以便度过饥荒。

1960年的冬天,大舅从武平接来我母亲,牵线搭桥,把她嫁给了我父亲。我见过父母的结婚照,父亲戴着一个礼帽,穿着大马褂,母亲穿的是客家人的粗布衣,一头短发,典型的客家妇女形象。

父亲一家对母亲很好,不久,大舅又把外公、二舅、三舅接过来,在附近的村子落了户。母亲很高兴,逢年过节可以走亲戚,心终于安定了。

我是在父母婚后第二年出生的。小时家里困难,记事起,我总看见母亲傍晚收工回来,先到灶台边烧火做饭,锅里煮的是红薯稀饭,她自己舍不得吃,总是把稠点的稀饭舀给我,说我长身体多吃点。无论多苦多累,她从不抱怨,甘之如饴。

后来,家里条件渐渐好起来,我家去一趟县城需要坐20多分钟的班车,每逢农闲,母亲就会领着我们去城里逛逛,给我们买些零嘴,或是进餐馆吃上一碗清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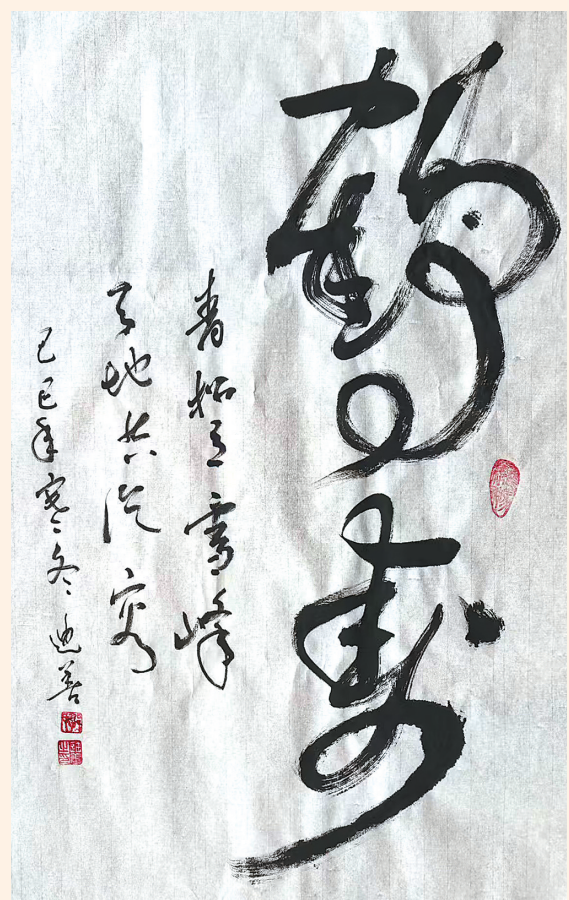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是一名教师,工作很忙,我们兄弟姐妹读书的读书,当兵的当兵,家里两亩多水田,全压在母亲肩上。后来我们成家立业,生儿育女,母亲又帮着带孩子,就这样一直忙碌着、操持着。

1984年,母亲不慎从疾驶的拖拉机上摔下受伤。我闻讯第一时间赶到医院,见母亲躺在病床上喘气,鼻孔塞着氧气管子,口腔也塞着抽痰的管子,我的眼泪瞬时就流了下来。医生说,肋骨只有一根完好,其他都不同程度骨折,肺部也有轻微感染,所幸没有生命危险,只能好好调养,等肋骨慢慢愈合。在近两个月的治疗时间里,劳累多年的母亲终于可以好好地歇歇。但可以走路后,闲不住的她又投入到了劳作中。

2002年冬,老家拆迁,父母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。看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事业有成、夫妻和睦,母亲很是满足,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。

现在母亲老了,走不动远路了,就爱坐在家门口眺望远方。有时候她会说,想回武平老家,看看住过的老房子,闻闻家乡的桃花香,去梁野山看瀑布……那深深的皱纹里,藏着的是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和老而弥笃的乡愁。

## 闲情雅趣



鹤寿 郭迪善 书